



书就像薛冰的老朋友，他能记得每一本书的内容、渊源，与自己的故事

# 薛冰：守望老南京的读书人

对话

乍一看，薛冰有很多身份。他是著名作家，年近七旬依然笔耕不辍；他是著名藏书家，家中有两万多册藏书；他又是连接着旧金陵与新南京的学人，曾为城市保护仗义执言。但抛开表象来看，薛冰其实只有一个身份——有良知的读书人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/文 施向辉/摄

1

薛冰的家中有个“图书馆”。在他14平方米的书房里，摆放着5个巨大的书架，里面全塞满了书。这还不是薛冰的全部藏书，在他的家里，极难找到没有书的地方。藏书共计20000余册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薛冰进入江苏省作协工作，当时作协的藏书也不过20000册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文人极有社会地位，工资之外还有稿费，薛冰也是从这时开始买书的。

对于那时的爱书人来说，有最完美的购书环境——收藏热尚未兴起，一些孤本、善本经常能以极低的价格购入。同时，一些出版社开始发力，大量的经典新书出版。

薛冰在这一阶段收获丰富，有时，一块钱就能买到一本清末民初的孤本。很快，他不大的家中就堆满了书。客人拜访时，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叹薛冰的藏书数量，“你买这些书得花多少钱？”2000年左右，旧书收藏热兴起后，另一种感叹则越来越多，“你这么多书，能值多少钱！”

感叹也罢，艳羡也罢，薛冰总是微笑以对——他藏书可不是为了买卖。

许多书是以资料的身份被购入的。薛冰一直是一位高产的作家，每年至少能写两本书，他写作的方向宽泛，除了小说，每写一本书，就得看几百本书。薛冰写《拈花》，就得先看几百本关于花艺的书；他写了一本关于古钱币的书，背后则是1000多种钱币文化的研究书籍。

更难写的是历史类的。他为了尽可能接近真相，就不得不去看更早一些的古书。有时候，一个观点就得从几十本书里找佐证。

单单从藏书就能回溯薛冰的学术研究轨迹：他研究过历史、文化、诗词曲、花艺，写过小说，一生酷爱收藏古籍。

如今，这些分门别类的书籍被分柜摆放。它们就像薛冰的老朋友，他能记得每一本书的内容、渊源，与自己的故事。

只有一类老朋友是没办法被专门摆放的。薛冰大概有五六千册有

关南京的藏书，它们散居于书架各处，却聚居在主人的心里。

2

薛冰能用最地道的南京腔调，讲述最隐秘的南京故事，他手一抬，拿出的就是《南京城市史》这样的专著。但其实，他不是南京人。

大概在两岁的时候，薛冰跟随家人从绍兴来到南京。后来，他又曾下乡到泗洪。如今的薛冰，已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也看过许多地方的云，但只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故乡。

中学时，薛冰与学校图书管理员关系良好，每年暑假，都有机会借着“修补图书”这样的勤工俭学活动进入学校图书馆最核心的区域，借阅平常难得一见的国外经典。因为读书多，善写作，在南京钢铁厂工作期间，他被调入江苏省作协。阅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这个异乡人与南京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。

他最早的一篇小说就是写某个南京人的。作家都需要有这么一个精神故乡，比如莫言的北高密乡、薛冰的南京。

他曾经无数次在南京城中搬家，城北、城南、城中都呆过，行走与停留的间隙，他从南京的历史和习俗中汲取了无数养料，也培养了与这座城市的感情。这也正是薛冰日后“反哺”这座城市的原因。

2000年以后，南京城市扩张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一些古老的建筑被夷平。包括薛冰在内的南京学者为之奔走呼号，希望能让城市在成长的同时，保留一些古老的东西。

“我们可能是见过老南京的最后一代人。有责任，也有义务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。”薛冰说。于是，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出现在南捕厅地块的拆迁规划会议上，也坚持着高强度的阅读写作，他只是想守望一些东西。最近的一次行动，是《南京城市史》的出版。

1988年，薛冰在江宁湖熟镇的梁台上，还可以捡到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的石斧和铜箭头，但他在出版《南京城市史》时，梁台已经不复存在。

“城市文明兴起的进程，是以一

种不稳定的、极易变化的形式展现，只有在时间流逝中沉淀下来的片段，或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的场景，才能为后世所知。2500年来，这座城市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，时盛时衰、屡毁屡建，经历了太多曲折和风波。”薛冰说，几年前《南京城市史》初版出版，是作为南京市领导决策层的历史读本，让他们知道南京城变迁的一个大概历史。

“我本是做文字工作的，来写这样一本关于南京城市演变发展的书，似乎完全背离了本行。”薛冰说：“在我的写作生涯中，这大约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了。”

3

揭秘古代南京历史，是为了它的未来。薛冰在《南京城市史》中反思了近百年来历次城市规划实践的得失，探索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，这就为南京未来的科学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提供了一个参照系。薛冰说，他希望能对南京的文化和城市发展，尽一点绵薄之力。

学者薛冰在思考着城市的未来，藏书家薛冰则在考虑自己藏书的未来。7月13日，有人从薛冰的家中拉走了100本书。这是他为南京图书漂流驿站做出的捐赠。薛冰说，“读书带来思辨，最能使人进步，图书最终的目的都是给人看的，我愿意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收藏。”

这是一次尝试。薛冰今年已经69岁了，他不得不考虑未来。

“我听过太多悲惨的故事。”薛冰说，南京有位前辈，家中藏书很多，一些孤本很珍贵。后来，他去世了，这些书很快就被儿女全部卖掉了。还有一个故事，一位学者去世后，儿女把他的收藏捐赠给了某个图书馆，但大部分时间，这些藏书都是被放在仓库里，无人翻阅。

薛冰说，如今，他的藏书能卖些钱，但他从没想过卖。想要捐赠，却不愿意让这些书被拆分、被深藏。

“最好是有一个地方，能把这些书整体接收过去，能让人看到，也让人知道这些书背后的故事。”薛冰说，了自己的愿望。

有义务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。我们可能是见过老南京的最后一代人。有责任，也有义务。

## 纸质书不会消亡

读品：现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扩张，都在“更新”，也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在以一己之力保护城市的历史，其中，有人是温和的建言者，有人则是反对者，你属于哪一种？

薛冰：我可能属于行动派。在南捕厅拆迁的过程中，我去跟住在那里的每一户居民聊过，跟他们一起分析利弊。我也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政府组织的规划会议。

读品：南京这个城市好像特别包容，这是不是你扎根于此的原因？

薛冰：南京这个城市包容性强，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南京是移民城市，从东晋开始，南京每次改朝换代，都意味着一次移民潮。另外，南京的城市发展是跨越性的。最早的南京人，也就是东吴时的南京人生活在秦淮河两岸，而都城在今天的总统府这里，中间相差7里。后来，历朝历代都是互相不干扰。第三个原因，是南京具有海洋文化元素，在中国的四大古都中，这是南京特有的。

读品：你收藏了这么多书，但现在电子书兴起了，未来可能不会有人跟你一样藏书了。

薛冰：肯定还是会有人藏书的，也许不是为了阅读，但收藏书的人肯定大有人在。纸质书不会消亡，但电子书终将占据主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纸质书想要生存，就要发挥优势，如将书做成艺术品，兼具实用和审美功能。



薛冰

现任南京市藏书家协会主席、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历任《雨花》杂志编辑，《东方文化周刊》副总编辑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铜梦》，中篇小说《黑火》《空白》《赚得兰亭》《纸屏风》等20余部。

# 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  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